

左傳事緯

第五本



浙江圖書館



浙江省立
圖書館

登記
號碼 54465

分類
號碼 09511
7175

冊

來源

浙江圖書館

左傳事緯目錄

卷九

叔孫豎牛之亂

衛靈之立

齊陳氏之大

晉滅肥鼓

陸渾附

宋華向之亂

王子朝之亂

季孫意如逐君

浙江圖書館



373319

368770

左傳事緯

卷九 目錄

晉祁氏羊舌氏之亡

浙江圖書館

左傳事緯卷九

○○○叔孫豎牛之亂

館

襄二十
四年

齊人城郊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

之大路

之車昭四年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

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

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猥喙

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

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

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

夕

僂如邪兒

初之金

人

宣伯

為師

音樓驅向前

音如

齊師

族奔齊

源兄僂邪福

叔孫豹

為周

穆子

魯聞

止

人

初

穆子

去叔孫氏

及庚宗

遇婦人

使私為

之大路

之車

昭四年

初

穆子

去叔孫氏

及庚宗

遇婦人

使私為

之大路

之車

昭四年

初

穆子

去叔孫氏

及庚宗

遇婦人

使私為

之大路

之車

昭四年

初

穆子

去叔孫氏

及庚宗

遇婦人

使私為

之大路

之車

昭四年

初

穆子

去叔孫氏

及庚宗

遇婦人

使私為

之大路

之車

昭四年

初

穆子

去叔孫氏

及庚宗

遇婦人

使私為

之大路

之車

昭四年

初

穆子

去叔孫氏

及庚宗

遇婦人

使私為

之大路

之車

昭四年

初

穆子

去叔孫氏

及庚宗

遇婦人

使私為

之大路

之車

昭四年

初

穆子

去叔孫氏

及庚宗

遇婦人

使私為

之大路

之車

昭四年

初

穆子

去叔孫氏

及庚宗

遇婦人

使私為

之大路

之車

昭四年

初

穆子

去叔孫氏

及庚宗

遇婦人

使私為

之大路

之車

昭四年

初

穆子

去叔孫氏

及庚宗

遇婦人

使私為

之大路

之車

昭四年

初

穆子

去叔孫氏

及庚宗

遇婦人

使私為

之大路

之車

昭四年

初

穆子

去叔孫氏

及庚宗

遇婦人

使私為

之大路

之車

昭四年

初

穆子

去叔孫氏

及庚宗

遇婦人

使私為

之大路

之車

昭四年

初

穆子

去叔孫氏

及庚宗

遇婦人

使私為

之大路

之車

昭四年

初

穆子

去叔孫氏

及庚宗

遇婦人

使私為

之大路

之車

昭四年

初

穆子

去叔孫氏

及庚宗

遇婦人

使私為

之大路

之車

昭四年

初

穆子

去叔孫氏

及庚宗

遇婦人

使私為

之大路

之車

昭四年

初

穆子

去叔孫氏

及庚宗

遇婦人

使私為

之大路

之車

昭四年

初

穆子

去叔孫氏

及庚宗

遇婦人

使私為

之大路

之車

昭四年

初

穆子

去叔孫氏

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

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

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

丘。猶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

孫為孟鐘，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

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

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

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

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

女生為雉子也

五十六歲

服後

管家 齊大夫

交

好友可也

未迎國也

尊也

兩使也 兩肯

內鐘

交屬諸大夫

鐘與鐘 饗食禮

饗食

命 詐

別不知

丙

公孫明

別

見客

新 孟

門

仲

肯

私將

公宮

玉 仲

持環

豹

詐

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

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

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

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真饋于介而退牛弗進則置

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季牛立昭子而相之

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

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

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

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

于公猶何如

怪牛言

于公

叔孫季

使殺牛

使未喻意

食

必牛

向饋食之人

廟房饋食

約歷子叔孫

叔仲帶

季氏家臣

折

背

三傳卷第

卷七

十一

思舊勳而賜之路大復命而致之君時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以路

之使三官書之李孫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掌車

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功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車

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即路車

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賜路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各有一軍家屬

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無所入于公

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以父兄歸公見叔孫取軍以父兄子弟各半歸公

擇一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取

孔疏襄十年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是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減已稅以貢于公國民不復屬于公公室益卑矣又曰不云舍三軍者唯舍中軍之眾屬上下二軍其上下二軍依然不動故唯云舍中軍也

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

此句蒙上五年

擲

痛叔孫見証

也故盟諸偃闕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

印帶

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

難之至東南門出

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

避禍

聞喪而來

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

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

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

仲王子

城內地

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

姑

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

和順之道

且

析

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

順也

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

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

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

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

筮之。遇明夷三三之謙三三。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

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

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

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日

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

日中當王食時。當公旦日。為鄉雞鳴。為士夜半。為皂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哺時。為僕日收。為其至此十時。當人十位也。

齊魯界上蘭

齊地

以邑為勳人所

賞公勞

罰公怨

直之

從

叔孫昭

得田豹父

坤中離下 初九變 地上艮下

楚丘

出

承 携

何也

甲至癸

貴 故當王

時之

故當公

謙 日謙

謙 謙

日之謙

仍為卿

謙為鳥

日之謙

莊叔有功穆叔能賢
俱身後一亂

日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日故曰三日

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于人為言敗言

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

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

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叔孫氏一治一亂自莊叔敗狄立功而僑如宣淫穆叔

能賢克世其家而豎牛作難叔牙之後不幾傳而大亂

有二焉其不殄厥世者倖耳方穆叔之為亞卿也詛三

軍於國而公室以彊相襄公於楚任莒難於晉而國君

離變長離往

性見燒言敗

其離曰離離為牛

離焚山則離

羣往

而離獨存

長則

能遠

而能高則飛

遠

不遠翔則知不遠去

且曰正卿位也

足以

盡卦辭

穆叔三桓中賢者一
身存亡閔乎國家

不辱跡其行事。亦三桓氏之僅見者也。季宿雖專。猶知所忌。迨穆叔甫卒。而輒毀中軍。然則穆叔生而存中軍。終不得而舍。若是乎穆叔之有力於國矣。昔也三軍作。而公室無政。今也中軍舍。而公室無民。君而無民。不可謂君。季孫久蓄其志。而至是始發者。憚穆叔之不從也。天未贊魯。豎牛發難。叔氏薄則季氏厚。因亂桀黠。變易軍制。而南遺之流。復助逆以滋禍。無非欲搆彼叔氏。而總其權耳。昭子賢而未定其位。亦莫如之何也。夫豎牛深日豸豸。殆亦鬪椒羊石之流。梟獍反噬。似可豫卜而

穆叔不識豎牛亦有數
宜非賢者之過

穆叔號稱賢者。卒暱庚宗之寵。幾至覆亡之禍。豈其謀
國則臧。謀家則昧乎。抑亦著告其凶。夢兆其符。禍亂之
來。固非賢者所能弭也。

○○衛靈之立

昭七 襄公惡卒初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媯始生孟縶。孔成子夢

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

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會。孫圉相元。史朝見

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媯始生

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

書

音用哈齊

衛卿烝鉏

時元尚未生

史朝子

史朝子

昭二年

跛

今者辭

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三三三。又曰。余尚立絜。尚克嘉。

坎。震。坎坤初爻變。

之遇屯。三三三之比。三三三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

官

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

可謂君也

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

也。繇辭利建侯。初九。亦曰利建侯。

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

家。若諸則

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

家。利居利。主社稷

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

靈公兄。輕。齋。應

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音。緜。豹。邑

豹奪之。司寇與郵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

外傳太極言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

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

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

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

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

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

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

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

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閔

在前

豹

郭

豹党公孟臣

曲中

寘戈於車薪隨其後

使子言不信倒句

禘

終不滅言

衛下邑

祭

衛郭門

得

借善

公孟

公天駟一人御一人鴻一人
共四人

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

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闕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駟乘使

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駟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

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

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請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

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

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

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

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日阿

公副車

音留

復就公車四共乘一車

示不與齊氏爭

蓋公

蓋侍從空之處

衛地

郭

在後

不欲令追者出

郭門

境

人

齊侯

齊侯

聘

聘

衛侯

爾

青

比也

比衛臣下。其君命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

言受聘當在廟

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

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為乘馬實將撤主人辭

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

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君不獲扞外役是不有

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

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

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

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

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

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

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

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

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

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狗。弔。焉。君。子。

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

犯。非。禮。

靈公生於魯昭公之二年。至是僅六歲耳。襄公無祿長。

與朝謀故

未。死。先。賜。諡。為。墓。田。

即青。有禮。

必賞。

犯。

之。典。孔子。弟子。即。子。張。

為。亂。

見。害。皆。由。宗。魯。也。

知。道。不。善。而。受。祿。是。貪。姦。

許。豹。行。事。是。受。亂。

貪。利。不。去。是。病。身。于。邪。

知。難。不。告。是。以。回。待。人。

周。言。豹。是。蓋。不。義。

二。心。事。執。是。非。禮。

浙

廢元立絜亦可但未得處
執絜成元之道

子惡疾元也。以羣臣之推。齟齬嗣位。此亦衛國危疑之
秋也。夫孟絜弱行。弗列于宗。孔成史朝之流。既以宗社
之故。黜長而立少矣。夢協於筮。義當擁立。雖然善事伯
兄。措以安全。靈公事也。乃衛之君臣。知廢孟而不知所
以處孟。知奉元而不知所以成元。盜賊忽發。公幾罹禍。
則衛無政矣。齊豹之徒。比而爲亂。宗魯在側。知而不聞。
紛然而與絜爲難者。布在朝端。近在驂乘。比比是也。卽
孟絜不悟。衛之君臣。曾無知者乎。禍亂旣興。靈公委社
稷而逃亡。載寶僅出。幸而獲免。乃宣姜被殺。而子朝實

不應賞北宮反正之功

宣姜南子婦姑繼淫

立元非元亨

史記宣公嬖姬生子欵
欵立之乃殺太子禦寇
禦寇素愛厲公子完

奔北宮反正遂獲美賜是衛國之亂盜自起之盜自止
之也宣姜公嫡母也南子公夫人也國母而通于公子
元姬而淫于宋朝婦姑鵲禮義消亡然則靈公之於
人倫忘之久矣雖有母兒豈能獨愛且昔者襄公卽世
大國歸田必將謂嗣君之能賢焉胡俎豆不知而軍旅
是問靈之無道實所共知有安在其為元亨也

○○○齊陳氏之大

完祖

太子党

莊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禦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

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

寄客

完懼禍及己乃奔齊

獲宥大之及於寬政大之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離

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祖賢之至其家完

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以桓公

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樂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樂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陳大夫

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陳姓

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厲公

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巽坤 ䷓ 之

常疑左氏占斷大概者
 了後事附會日其說不
 然無此奇驗者如此虛
 五世八世一毫不差是
 也至田齊之局在春
 秋以後便不能明判
 亦見其誣矣

否。三。三。日。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

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

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

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

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

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

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

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

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襄。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

乾巽受坤下

何也

巽變乾

自一至四有長象

此由衍文

九

華

荀盈。司馬侯

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

免子容。自是

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

速及。福。盡自

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秋九月齊公

孫蠆公孫寵。有之以

孫蠆公孫寵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日出奔罪

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為高氏之難。

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闔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

高止子

止邑

齊大夫

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獮良敬仲也十一

高氏

高侯

燕上聲。良善也。

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絳而寘旃

善其致邑

之也

三十一

子尾害闔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

以

以計

伐

齊

子尾害闔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

月。子尾殺閻丘嬰。以說于我師。工餽灑。滑竈孔虺。賈寅出

詳言嬰所為。

奔莒。出羣公子。

昭三年

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

齊大夫

子雅。竈地。其子以與水臣。

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

子雅。子尾。惠公出。

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個焉。姜其危哉。

八年七月甲

戊。齊子尾率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

即梁施。

并子尾之家。

子尾家宰。

名回。

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

名鑄。

名捷。子齊。公子子尾之屬。

子尾于高禪也。

子尾。

子良。

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

并。

來。

欲止其往。

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

子旗。

子旗至。

去我衣者戲之。

逆。

子旗問桓子。

所往。

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

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

字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

謂此立字。若授相攻。

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

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

和之如初。十齊惠。樂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

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

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

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

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

桓子

何必。子良

教

無莖

桓子名

無攻我

信當施於

者勸勉於不勉者

音啟

婦人言

陳鮑比一家務樹向

年十

齊惠。公也。子旗。子良。

婦人言

取也。陳鮑比一家務樹向

俱未授甲。要取。

指傳言者

實有此事。二子。

告鮑氏

鮑

早

欲以公自助

欲入公不聽

公寢門

朝服

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

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

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

上使王黑以靈姑鈺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

地名

公旗名

章

六軌道

齊城門

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

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

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

義利之本也。濫利生孽。姑使無濫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

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

生

齊邑

子山子南子周皆子尾所逐齊公子

不告公

以買君于公心

藏

殊害

生

取

勝

傳言陳氏所以興

屢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子山說邑。本無邑更與之。

夫子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昭年子旗所逐。羣公子。文王布陳大利以賜。

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不告公。賜偏天下。

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編言。惠。亦能施。

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太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叔孫姬。

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

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愛。

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承書。

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可見所者。子尾。忠。先念空先人記。

及其身。不亦害乎。小雅曰禍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二十一年齊侯疥，遂痊。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

皆齊大夫

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

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

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

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

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

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

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

言只求公不用求私

文襄堂成景

能齊家

注 庚廿七年

言無不善

可疑者故

祭

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

理之

陳說實

事事

其祭

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

受福

祝史

所連下讀陳皆

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

事皆

理

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

以足甚

載于公者皆民所之物

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輪掠與聚以成其

頌畏

音亮

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

法之

改

若

君之

掩

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益

欺神

作

辭

神

其祭

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享

皆受

受福

祝史

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

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公專利不與民共山林之

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

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

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

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

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

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

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

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

界上有閔自境至國更無
閔今齊于境內更置閔
以隔內外是為暴也

8

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

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

守道不如守官君相當往之君子趨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

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

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

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

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

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

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

說

非物不往

音委是也

炊也且且

音劑去声

益

味之

味之太

告

君之

否也

告

可也

君之

礼

其政

如

議政

殷中宗能与賢者和利可否

戒既平言總大政能使不皆如和美酸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

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句單讀過文入事諸音動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

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長短疾徐哀樂剛

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

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有之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

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

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

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

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

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因以數

合之以聲昭之為七音

九功之德皆可歌故曰九

歌

言總大政能使不皆如和美

句單讀過文入事諸音動

變徵

方之六府三事合九者

為和聲

皆兩字相對其義相反言樂聲如此相反以成

音曲如美水火相反也

密也

成

有之

關

非琴也

聲

調美和聲

代爽鳩居此地下同

彗音遂掃帚也妖星一名彗槍

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

誣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

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

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

民率流亡君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

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

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

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

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量私量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

矣。詩曰。雖無德大與。吹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

世若少情懈。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

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止農不移主句

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家之福

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

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有天地則礼矣

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理

完初奔篡根已伏

至文子始顯桓子始強

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

從婦聽而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

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

之

昔者田完之奔齊也是時桓公圖霸任賢共國功業方

隆而篡奪之端已伏矣禍福而可測哉完厲公之子也

厲公因亂而死以故完不得立歷事莊宣二君而以禦

寇之難奔齊傳穉孟潛孟微而不顯迨文子遭莊公之

弑去齊後歸於是自晏子而下能卓然不污於崔慶者

國高滅而陳強

二惠滅而姜弱

景公雖初為強臣所
制畢竟自己無德

唯文子耳。慶氏之敗。陳氏有功。桓子為政。而陳氏漸彊矣。高國。上大夫也。自靈莊以來。國佐殺矣。高厚殺矣。至是而高止。又復逐矣。天子之命。卿微且不振。凡以為田氏驅除也。吳札來聘。識齊政之有歸。韓起來盟。知樂高之必敗。二惠之子。弗克保世。而鮑子復黨于陳氏。其與姜氏為偶者。誰乎。考之景公當日。所稱齊國之顯君也。即曰陳氏得民。而權之所在。似難驟得。然而齊人之無政久矣。景公繼亂為君。始而挾于崔慶。繼而制于陳鮑。而跡其所為。又皆田獵臺榭之是。尚疾作。則責效於祝。

陳氏厚施姜又無賢

君臣

慧見則乞靈於禳。晏嬰進戒聽而不行。而陳氏者。方且驟施於民。要譽於國。遠徼箕伯。虞遂之靈。近用豆區釜鍾之智。即齊無事。猶將得志。而況乎其君繁刑其臣者。酒也。

○○晉滅肥鼓

陸渾附

圖

昭元年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

崇季也

也將戰。魏

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

改車為阨

皆率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

皆步陳名

肯即率。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

魏舒 肯即率。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

吳不恨所以立功

三傳注釋

卷九

一七

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

之。十二年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

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縣臯歸。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十三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

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地名。人驅衝。競大獲而歸。

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

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

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

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若其

白狄
肥君名
官
白狄別種
肥國

以四千乘會平邱

車與我爭逐

所當惡

歸

成

無以復加所好

五十

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

不可以欲城而邇近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

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

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

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

鼓民終以吾城降人

不降

教不怠

循

完保守也

賈怠無辜。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幸義

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

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以鼓子戴鞅歸。二十一年。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將伐鮮虞。

不戮一人難言之

音為提
二十一年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將伐鮮虞

故辭公

二十年。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在十五年

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肥故却

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陀守之。晉大夫 鼓地

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兄被髮而祭於野。周未末 周地名 象夷狄

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誘在秦晉西北屏 俱在陸渾南

戎于伊川。昭十晉侯使屠蒯如刷。請有事於維。與三塗。祭

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于。

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

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維。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

中國受狄患

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地

先聲言故

聲

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

獻俘于文宮。公廟

春秋之世與戎狄相終始。齊晉之伯也。先制戎狄而後

為盟主。然戎猶散處四方。而狄則獨彊北野。入春秋來。

所病者八國。而僖文之際。尤狄人不逞之會也。自晉襄

敗狄于箕。而晉國之狄禍稍息。然齊宋魯衛日受狄患。

史不絕書。狄固未嘗深挫也。始宣公之世。狄勢始分。赤

狄白狄。並見於經。而中國之制者不一書矣。赤狄之種。

狄分赤白兩種

赤狄滅白狄亦滅其
勢分也

則有潞。甲。留。呼。白狄之種。則有肥。鼓。鮮。虞。赤狄盛而晉
用白狄。赤狄滅而晉難。白狄狄以晉用而分。分而即滅。
漢有兩單于。而匈奴亂。唐有兩可汗。而突厥亡。率由此
也。白狄見赤狄之滅。知爲晉給。故同秦伐晉。交剛一敗。
狄用惕息。而大鹵再戰。狄剗益深。毀車爲行。兵不厭詐。
攘狄之效。晉若獨操其勝焉。晉之界狄。其來已久。當狄
之疆也。長驅至箕。一敗之後。狄去漸遠。而厲平兩勝。以
來狄之要害。在晉度內。祝駝所謂疆。以戎索。籍談所謂
戎狄與鄰者。至此其地多晉有矣。昔也滅赤狄而及麇。

旁及赤白別種

獨鮮虞未滅因晉日本
年無賢臣

咎。今。也。敗。白。狄。而。及。鮮。虞。務。行。斬。艾。勿。使。滋。蔓。而。肥。鼓。
與。國。先。就。殄。滅。益。所。以。弱。鮮。虞。也。晉。之。謀。狄。可。謂。力。哉。
然。滅。鼓。之。後。四。伐。鮮。虞。有。敗。無。勝。豈。一。邑。之。小。能。亢。霸。
國。乎。晉。業。日。衰。權。臣。擅。命。中。行。趙。氏。貪。以。自。封。故。中。山。
用。兵。以。來。遠。人。離。貳。是。以。義。弗。能。克。也。善。哉。李。琪。之。論。
霸。也。齊。桓。縱。狄。而。伯。盛。晉。入。治。狄。而。伯。衰。亦。有。倣。于。晉。
之。末。造。諸。夏。盡。失。而。師。老。鮮。虞。平。昭。頃。定。之。業。所。由。日。
蹶。而。不。復。振。也。

○○宋華向之亂

閔弟侵易闕子

襄十年宋華閱李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

晉度劍似力城門向成邑

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父無罪賊曰

假托臯比命

罪

六賊

吳

與也

汝也

臯比私有討于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

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

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

報助卿

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瘳狗瘳

家

逐

謀國之逐已

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平公母伯姬使女

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

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

8

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犬子瘞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

寺人惠牆伊戾為犬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

犬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

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

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

至則飲用牲如書徵之。而騁告公曰。犬子將為亂。既與楚

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

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犬子。犬子曰唯

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

故誤其期

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

涼 棄也 習

乃亨伊及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

家之兩

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國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

饋者

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

媚夫父

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昭六年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

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

官右師音耶 華序

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

命比弟 親

逐華合比合比奔衛于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

証

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

亥 右師

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

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十冬十二月，宋平

公率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

去之。比葬，又有寵。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

也。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蓼蕭，弗知

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

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

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

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生也。

知人亡不智已

使

佐

可

可

年

喪

各過

好惡無常

炭

元公佐立

取四義

年

燕笑語兮

為龍為光

揚今德壽凱

萬福攸同

位

冬至

姑

族葉族白

太

珠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

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

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

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

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

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宋華向

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鄆甲出

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闔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

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

宋元公死大夫眾

平公子

樂喜孫

子皆向成子楚亡太子小邾公子

難

太子同三人皆元公子

不知諸人已死

殊公

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

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

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

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

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

于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

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公子

既入華極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

入復而所居官二十一年宋華費遂生華驅華多僚華登驅為少

左傳事華

卷九

二三

華亥庶兄

司馬多僚公為御士與龜相惡兄弟不睦乃譖諸公曰龜將納亡人壺

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

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出何遠之有公懼

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

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

若何乃與公謀逐華驅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

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

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

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

辛亥芳屏

兄弟不睦

華登

軀

四語反言動

費遂

逐軀

明知

奇

酒

怪

即軀

問

實 華躬臣

出亡已

殺多僚

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

元亦驅

索性叛了

眾

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

三忠臣

地名

城南門

向入樂大心。豐愆華。輕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

故城

城門名

前年奔吳

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

又二忠臣

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

大夫

守

宋邑大夫

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

去遠

固。則華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

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若雒。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

音

去

吳師

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

使

難

人

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

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

熾

睢陽東門

揚熾門

行

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

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劔

長兵華登

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

逼就

死

肩

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

華所取也

忠臣

居華之里

助公戰

而歸華姬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

新里 好左

前年奔晉

殺

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

大夫

大夫

大夫

大夫

音看

華党

皆神名向軍

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子祿御公子城莊

音謹

董爲右干犢御呂封人華豹張句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

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

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

句抽爰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干犢。

請一矢。城曰余言汝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

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

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貍曰吾為欒氏矣。貍曰子無我廷。

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貍以車十五乘。徒七十

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遠越帥師將

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

其呼已 搭天 城父

抑更也不使我更搭天是為鄙夫也

猶前句

欲活之

行車

晉欒盈還入作乳而死

臣書 恐也

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二十二年

楚遠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言寧使

中奔為華氏宗廟華

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

華向皆公族

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曰：「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

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

高善之事

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

勸

大夫

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

難北戰又

速

華氏

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

成

宋患

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已，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貍、華登、皇奄

宋公

華元向戌宗之良

元戌子孫為宗志

傷省滅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邛為大

即樂祁子軍孫

仲汪孫代向寧

代華亥

子四子孫

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

司寇。以靖國人。

華氏向氏為宋疆族。華元執政。向戌為左師。歷年已久。

咸稱宋國之良也。自華元既沒而華氏出奔。三見於平

公之世。君子憂其君臣之不睦。至元公之時而華向之

徒乃復羣然典亂。甚且殺而質。質而奔。奔而入。入而出。

借授蠻夷。君臣日戰。春秋以來亂賊多矣。未有如華向

之甚者也。向寧戌之子。華定華亥元之孫也。元比襄夫

元成比諂夫人昭公殺太子
子死子孫宜敗

元公激變

華向未誅楚與諸
侯之過

人而昭公弑。成語君夫人而太子死。權傾一國。寵逼人。君及其子孫。保無敗乎。元公無信多私。去之無術。忿一時之詢。而激三歲之憂。南里之入。分國而處。非若魚石之。僅據彭城也。華登以吳師至。敗而求援于楚。諸侯聞之。而讓成楚功。若將恐後。緩追逸賊。宋與列國皆有憾焉。是以康侯之論。以不能執。叛戮賊。責楚。以不能竭力。內討責宋。以不能協心。并救責諸侯。至使披國叛君之賊。保獲首領。誠為春秋一大痛也。雖然。縱亂者諸國。而生亂者。宋之君臣也。平公殺太子痤。其讒也。以寺人伊

宋亂由大臣阿比寺人
千古同慨

戾。而。向。成。成。之。逐。華。合。比。其。讒。也。以。寺。人。柳。而。華。亥。成。
之。小。人。之。戕。國。本。比。於。左。右。刑。人。以。行。其。私。而。平。公。不。
悟。而。左。右。刑。人。復。以。事。平。公。者。事。元。公。而。元。公。又。不。悟。
也。易。重。王。明。有。以。夫。

○○○王子朝之亂

圖

書

周景王子

景王后壽母

昭十
五年 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于二

夕

音力

送

王

服

首際

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
以魯靈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

用

獻樽

同姓

晉

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

使對

德之

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獻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

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稱同姓介

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國名

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車王得之

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二哩名西分野之路鉞鉞鉅鬯彤弓虎賁王賜大路我路皆威交也

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南陽

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王加賞

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旌旗

昔而高祖孫伯麋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遠之

談九世祖

正卿

周大夫

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

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日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率

焉今王樂憂若率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

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

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

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

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與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

用之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

適晉分

始樂終之

再娶是亦有三年之義

敬乃獻善由如今送禮

能完

太

先王之

常

當

宴樂求器

舉典

族人

居其位

葛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

成殺伯適

濟侈於王都內不亡何待三月曹平公卒秋葬曹平公往者

往者何人失者

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

音悅

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魯大夫大人患失而惑

國內

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二句大人語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

夫人

下陵梅士上替法度能無亂乎夫學殖也生長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日退也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洽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

鐘

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

樂因音而行

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窳大者不櫛則和

俗

移之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窳大者不櫛則和

聚也

樂須音而行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窳大者不櫛則和

孔疏言寵難為儀者終
 之用儀今寵為儀者乃
 實用人人有親踈若
 踈人被寵為儀實負
 為禍難若已親屬被
 寵如儀有何患害也
 實用人是对負者
 稱曾指凡人下人儀
 指踈遠人字同而意異
 ○十五年太子壽卒王
 立子猛後復立子朝
 而未定實孟感稱
 子朝王心許之故弗
 應

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德則樂究。樂也

則不咸。櫛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櫛矣。王心弗

堪其能久乎。容也 二十二年 王子朝賓起有寵于景王。王與實孟

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奩事單穆公。惡實孟之為

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實孟適郊。

見雉。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儀也。遽歸告王。且

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儀者實用人。人儀實難已。

儀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

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

應。

○子猛次正故劉單立之

公羊有次正之語蓋是太

子壽之母弟或穆后

姪弟所出子以母貴

耳

○**儀**則用舍在人故

曰**害**難已用義則

用舍在已故曰**何**害

欲王早自寵異子朝

左傳事紀

卷九

子猛手

子猛次正恨王子党子朝故盟之

子立劉益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

氏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

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

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

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

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

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執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

亡乙丑奔于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醜延定

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

王

官

策

子朝

因失至

召伯矣

單列究

正

周邑

欲還歸

解

劉子邑

知北月盟謀救

音上

子景當王族子朝党

周邑

單

邑

入

子朝奔京後得

王都也

簡公敗績于京乙亥廿平公亦敗焉魯大夫叔鞅至自京師言王

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單

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

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

卯子朝党鄆伐皇大敗獲鄆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

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已巳伐單氏之宮敗

焉軍庚午友伐之辛未伐東圍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

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陸渾戎七年滅屬晉庚申單子劉

蚩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十一月乙酉王

悼王

子猛母弟王子旬

周未夫

子猛率不城喪也已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

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籍談荀躒賈辛于谿泉

司馬督

分在三邑

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微右

三子

城之

大方

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

一本此下有子朝奔郟四字

王師晉師

其西南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

子朝敗

晉師

晉師

鄒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聞庚戌還夏

三邑屬子朝

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墻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

劉金族

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

民邑

皆子朝党皆周卿士

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

即洛陽非王城

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

近東城

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尹辛敗

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

周地

潰八月丁酉南宮極震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

地。為屋壓死

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州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

物主

涇渭谷地岸崩

乎朝在王城謂之西王

棄之矣東王必大克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

故王謂之東王

召莊公子召伯盈

南宮極子

引也

甘平公子

南宮嚳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襄弘曰甘氏又往矣

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

于也。惟

方能謀大之事

兼有四

終殷亡

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

劉子

子朝稍強

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郕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泄問周

王城北朝

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

皆欲王也

使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

奔

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

一轉語

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嫫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

動擾貌

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

喻周

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錡之馨矣惟鬯之恥王

喻晉

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微會於諸

洛陽

侯期以明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

投祭

求福

命黃父

戊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子朝不佞掄得王者取其玉

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喜得正五年夏會于黃

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

年將納王子子王城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

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

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

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

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

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

淫則昏亂
老子云五味合美也
五色令人目盲五
音令人耳龍耳

奉持也故也此當作敬詳謂敬成也

五色合繡

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

高亦作

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姊妹甥

妻重昏婿兩婿

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

象天之電

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懼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

天之

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

六志好惡喜怒哀樂

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

下之

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

事

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

能

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

下之紀細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貴。故

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

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

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文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

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

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

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之。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

不祥大焉。士申尹文公洛水于鞏焚東訾弗克。二十四月。

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

性曲者以礼直之性上者以礼曲之

倒句

無于是

子朝克

洛水

敬王邑

劉公之屈

子朝之徒居

周邑

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周地劉師敗績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從劉也

庚午次于渠周地王城人焚劉丙于王宿于褚氏音者周地丁丑王次于

崔谷周地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周地晉知躒趙鞅帥師

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周地

遂次于尸周地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遂王子朝子朝也本党于朝見敗因更逆殺于朝王子

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名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

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各伯新還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

澤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音未末

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

厲
大記言厲王奔燕周公名公行
以號為共和漢書古今人表
叔家紀年皆作共伯和攝
行天子事蓋一人也

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

藩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遷敗傾覆

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

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

于茲諸侯釋位以闕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

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好命諸侯替之而建

王嗣用遷邾邾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

天不靖周生頽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

晉鄭咸黜不端以緩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

厲王文 惡疾

能其虐

搜也主也美下也

順也失

褒似于伯服祀先王通之廢也

平五世孫

惠王廢叔

惠王廢子葉

道邾也

文被遺厲殺頽

七專享章

志

三十四

問錯也

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口。周其有頌王亦克能修其職。

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開王位謂子朝也。會子朝以為禱。受其罪謂楚也。開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

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頌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

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

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

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

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

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宥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

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獪。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

靈王

靈景

開王位謂子朝也。會子朝以為禱。受其罪謂楚也。

即分

專

順

法

私

圖

習

易

相

血

足

習

易

與

之

背犯同

先王之禮

欺

持

佐

放

子朝

驚駭

非

所也。音守也。

謂長

台

子朝只一庶長之見橫據胸中却不知景既立極而勾其母弟也朝焉得而卒之哉

罪自謀救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

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

德鈞以上。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

早天。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

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

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二十七年十二月。晉

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九年三月己卯。京

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

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

籍談子

文宣子朝完 終不說學

奔楚

而道也

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鞏，以叛。陰不佞

敗之。三十三年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洛陽

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

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

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者肆大惠，復

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微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

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

文德焉。今我欲微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成人無

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

子朝之亂其餘党多在
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
成都狹小故請城之

按王城即郊

子朝餘党見殺伯益遂叛

替上吉周邑

洛陽

二十三年圍郊至

于年

至今

憂破

憂亂

來將赴

放

文侯文公

解

求

庇

守

謂晉

西京之

使指子朝餘党

遲速 與役緩急也 衰受
役多少也 序 受役先後也

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

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

有後事。晉弗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

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

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

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

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

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

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

卑度厚薄，勿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

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文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

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定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

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賊成周。魏子泄政衛彪侯曰：

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好義，必有咎。晉不

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

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相椁，以

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

功。曰：滕薛，則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

焚大陸之荒蕪以逐禽

也

度深曰外

相也用若毛

量事期

人若木之若干

用若干受

取國若干

諸侯大夫方寫齊周大夫

經所以不書魏子

位已之

公

代天子大夫城成周之

立之居

天子大夫

諸侯

韓起

周大夫

代魏舒為政

下賤

前穆成今來城

板

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

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

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

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

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

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

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

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敗寵納

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

薛如為復故曰固從舊

奉王家

於

服朝

韓楚

未習政事

與故

起

取

通分

知以歸者可故復

天厭周德長弘欲遷都
以延祚故曰違天諸候相
帥崇天子高張後期故
曰違人

京歸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

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將不免高張甚叔違天高子違人

天之所壞不可支也長弘衆之所為不可好也五年春王人

殺子朝于楚因楚也六年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

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晉靡負忝狐人闕外六月晉閻

沒戍周且城晉靡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猶辟儋翩之亂

也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夏四月單武公

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

姑猶姑猶去矣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

王室寵庶之禍

景王謀後不臧

景王暮年心侈

朝于莊宮

八年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

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

終王室之亂

讀春秋至昭公之世。經大書曰。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

猛居于皇。明年又書曰。天子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為之廢書而歎也。寵偏之為禍如是哉。景王初立。殺弟

佞夫。問何以故。則僭括欲立之。佞夫弗知也。禍亂未彰。

急加翦除。王之自為謀也。審矣。顧圖厥後者。乃弗克臧。

與子壽早夭。儲位未定。王以暮年昏倦。無社稷之良圖。

鑄大錢。作無射。乃心侈矣。殺下門子。謀除單劉。亂端形。

大臣或附子猛或附子朝

猛卒立子猛蓋未甚

大臣蓋附子朝敬王居

狄泉謂之東王子朝入王城

謂之聖

晉納敬王忽入忽出禍

源摠由景王

矣。王猛以次當立。子朝庶孽有寵。凡百王臣各思擁立。於是附子猛者則劉。盭。單。旌。樊。齊。諸人也。附子朝者則尹。固。毛。得。召。盈。原。伯。魯。諸人也。稱兵交戰。斬艾孔多。晉人納猛。亂庶適已。乃王猛忽卒。母弟敬王嗣立。蓋子朝所未甘心也。於是大臣奉王出奔。子朝復入。時則東西二王分峙。其國南北列侯各疑其君。雖南宮震死而甘氏又往。子朝之勢正未嘗衰息焉。衆之所直。晉亦直之。黃父一會。而十國之衆力戰。納王既入。成周又復城之。夫敬王之立也。一年而即出。出四年而入。入五年而城。

景王寵庶致亂

子猛子朝相爭權由大臣

附猛大臣有^皆功

附朝大臣皆反覆

成周流離數邑。龍戰五載。究其亂階。何莫非景王之所
 貽也。春秋於此痛而詳書。而首則志之曰。王室亂。在天
 下則目之為京師。在國中則目之為王室。過寵庶子。匹
 嫡生戾。亂自內作。故不書京師。而書王室。直若一家之
 辭也。且王猛之居與入也。則書劉子單子以之。子朝之
 立也。則書尹氏立之。其奔楚也。則書尹氏召伯毛伯以
 之。爭實在下。上何能為。惟劉單奉王無貳。勳在盟府。其
 子桓公武公克平僭。嗣繼有成。勞而甘氏則父忠而子
 叛。召盈則事朝而逆王。尹固則奔楚而旋復。反覆詐佞。

王室亂皆賴齊晉之霸
定之

叛臣誅于朝戮而餘党
猶亂

周大夫相殺

周大夫出奔

天王出居

又毛原之不若也。子帶之亂，前有齊桓，一盟而世子定。後有晉文，踰年而王室安。敬王之難，數歲不靖者，時無霸也。然晉頃，晉定，繼世勤王，孰非霸之餘烈哉？叛臣誅于京師，子朝執戮于楚，除惡庶盡乎。既而姑猶播遷，亦越時日，傳固已詳載之。終敬之世，亦何嘗寧耶？春秋自定簡以來，王室多故，經不勝書，故書一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而周大夫之相殺者，不盡書。書一周公出奔晉，而周大夫之出奔者，不盡書。書一天王居于狄泉，而敬王之出居者，亦不盡書也。豈唯不勝書，誠亦不欲盡書哉。

魯人薄之故子孫不得志于魯

○○○季孫意如逐君

襄三十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

一年

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

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

取之由是得罪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

癸巳季毀也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

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

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婦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

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

β

β

衰旁兩燕尾

季氏憂武子不聽。季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在如故。衰於

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突

酉。葬襄公。昭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

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

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

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

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

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

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

言無人為之謀終始者

白

有難

如

指三家

十六年

莊元孫鉉伯

從言取郭

魏大姑
吉祖歸
其說幽
渺而難
知

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

即叔齊

侯於是乎知禮

年十一

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九月莖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

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

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

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思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

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二十五年春叔孫

媯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

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

彼此相貴之

賤人亦賤也

賤人亦賤也

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

逸詩

周人思得賢女配君子昭子將為季孫迎嫁公故賦之

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

禮坐公西向，賓南向，今使昭

在公相近

宴

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

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

則

平子庶姊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

平子姊

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

平子表姊

齊倫

平子人臣而使御逆強橫

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

昭子小邾姓宋元夫

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

文武平

宣成襄昭

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

味

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

禮坐公西向，賓南向，今使昭子坐公北，同西向，相近也。

夕

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
志。為下公孫傳。此鳥穴居非地所有。音欲。

猶可動。必憂有鸛鶴來巢。書所無也。師曰。異哉。吾聞文

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鶴之。公出辱之。鸛鶴之羽。公在

外野。往饋之。馬鸛鶴。跌跌。公在乾侯。徵塞與襦。鸛鶴之巢

遠哉。遙遙。禍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鶴鸛鶴。往歌來哭。童謠

有是。今鸛鶴來巢。其將及乎。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

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

室。及季妯與襄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遄之

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

即公若

季氏族

禍

季公亥元平子庶叔

昭公死外

定公代立

襦

姓

死

鮑文子女食官

音乞

魯大夫公鳥妹

秦姬

平子弟

強抑非禮

亦平子弟

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

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

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

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為

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

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

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臧

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

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

周衰諸侯蓋有獨豐
于昵者如閔二年禘于
莊公不及于祖是也今
禘于襄公亦然

臧為子

請郈氏宮於自蓋

音后

責

祭

應三十六人

季氏私祭家廟占禘同日蓋先取自足也

皆

常事務人

弟

音奔

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

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

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

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

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

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

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

如鬪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

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

殺僚相

言難遂

留

官以自明賢臣適不在

在

請待於沂水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

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

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

治將蕪蕪蓄民將生積也心叛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昭子不在家郈

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馮戾言

於其衆曰若之何衆怒莫對又曰我家臣也只知家不敢知國凡有季

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馮戾曰然

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

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懿子

銘前管言無冰戰

世態如此何禮之為

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

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

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

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

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

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

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

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

老強 伐齊 委罪諸臣 先君 所奔 諱奔若自孫讓而未位者 齊侯

鏡言未敢言 親音 故次于境 近魯地 不敢遠勞齊侯 近齊地

先 我將後至魯 往野井 事也

二十五家為社 伐齊之 魯外所胙也 余

元傳 四十四

為臣誰與之立齊從公者言皆棄去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

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君季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明也繼綖

從公信息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

以盟子家名才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從者隨君留者逐君有罪或欲

通內外且欲去君二三子好君出而惡君定焉可同也從者陷君於

難罪孰大焉棄通外內而去君君將可也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必

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色

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惡

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更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復已

曲礼前有車騎此漢世
書耳經典無騎字

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

子言於帷內日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

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

子齊於其寢使視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

歸公徒執之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

位於朝已與平公服而相之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

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

保首領以歿唯是榻棺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

日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賤宴羣臣弗敢知若無宋國之

恐知不詳

為公得獨入從公伐季者不得入

避休兵

不納公

騎也

耻為平子所欺

請納公

元公父

語

華向之乱

音駢附答林也

執也骸骨也

欲自取

相近聲色飲之事

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成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

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先君已而不違其法。臣言之不行。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率

于曲棘。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鄆。魯公。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

寶龜。僕句音旅以上為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

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

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于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

戮之。逸奔郕。郕魴假使為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

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

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

B

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僕句不余欺也。」言下之於善惡也二十六年春。

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郕。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三月，公至

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夏，齊侯將納公。命君臣無受魯貨。申豐

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急矣如耳一如珎。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

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廩。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

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

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

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

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

三傳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昭公二十六年

故及此也。出三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上焉。可成否若可師

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取齊侯從

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孟氏邑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

衛國也，請我受師。齊以成師齊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

師曰：孟氏魯之做室也。壞用成也。季氏甚弗能忍也。於齊師言使來取成請息肩于齊

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魯地魯成

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齊言衆不欲降已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

聲子射之中楯瓦，繇胸沃朝。七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

鞅，燹改駕，入以爲醜。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

馬死子車之會誤子車叔孫老子車我魯日人見

齊大夫石後春過軋激轅天鏃楯瓦

預已完齊言衆不欲降已魯

因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魯成

壞季氏成成人甚弗能忍也於齊師言使來取成

魯地魯成

裳

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

齊大夫

即子車

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

言齊無戰心且相叱

季氏臣

齊大夫

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

音審也

有

武子字

曰有君子白皙鬢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母乃亢諸

偽言

不敢違季氏意

晉魯人

車故

置藏齊大夫

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

俱而

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刺林雍斷其足

逆行

言為季氏不以私怨相弃

足

擊也

公會齊邾莒杞

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秋盟于

音專齊侯

鄆陵謀納公也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

晉宋衛曹邾滕

言在外也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

守樂和

衛北宮喜

喜

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

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

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

休公徒之怒，而欲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

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

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

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

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

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

齊不重力故曰援

救

魯魯

初國人君

用也

大臣

你二文

勝

有

安殆

天息

釋甲執冰

天開

嚴庚救季

老

及無罪

党

魯魯

助

苦田

君宴大夫使宰夫主獻

子懼皆辭○ 辭子 曹邴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白晉君孟懿子陽虎伐鄆○ 欲奪鄆使公不得居鄆人將

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怡○ 弁君 疑也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 敗 言君據鄆與魯戰必敗也天既禍

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 尚猶有鬼神○ 助君戰此必敗也○ 况無鬼神乎嗚呼為無望

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於且知冬公○ 果 近魯地

如齊齊侯請饗○ 昭台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

飲酒也○ 此子家料事之辭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 夫連爵齊侯自酒不在坐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

人曰請使重○ 從寡媒也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避齊夫人二十八年春公如晉○ 齊卑公

將如乾侯○ 晉境內邑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 憐其造

於竟○ 以待命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

亦不使一个辱通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

復于竟而後逆之回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

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

公如乾侯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乾侯

公執歸馬者賣之之其馬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塹

而死公將為之櫛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

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

與之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

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

單使

通

齊也

自齊

不得見晉侯

復

味公子大夫

因齊卑

莫見也

音古買也

音儲送也

馬名

棺

埋

玉名

齊邑

齊舍

待

三十年以先只書處鄆次
 乾侯不于春正朝廟之
 時直書曰公鄆公在乾
 侯者一以責公之妄一以
 明公被臣逐其過猶可
 隱而不顯也至此每歲
 首始書曰公所在 王錫爵
 曰左氏此論不知存君之
 義

為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

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子。三十

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晉侯將

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

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

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

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

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

每歲自前王年及在
言公內不容于臣外不容于晉所以久在乾侯

喪服未哀

昭公願

加之晉

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祭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

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

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

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

公曰諾眾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

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

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

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

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

昭公 後但 臣 或 臣 季氏 晉 雖臣 感德之心

平子 同平子 歸 慙 將 抱 言終不歸

從公入 晉既夏公 使晉國必逐之

昭公

晉

指平子

獲不納公之 今納而不復

白

傳言君弱不得復自任

夕

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息于姑歸祭。揖君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

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制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指子家

人也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刻玉虎形

環一璧輕服受之細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

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羊臧器服人

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不覺路寢

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季氏

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許

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

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

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

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

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天壯三三。天之道也。昔

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

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

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

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

贏包起下

故

言惟德

祀

已通

變

變

子孫

震為諸侯為君高反在下說臣

公

子

桓夫人

卜

告

名于世

行父宿

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權政在季氏於此君也昭公四公矣宣成襄昭民

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借人借元定

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晏亟言於

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子家氏未有後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留且聽命焉子家之

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成子子家子辭

曰子家氏出時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子為卿羈不敢見叔孫使

告之曰公行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行不與謀逐季誣之使不得立

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雖子是聽子家誰

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同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成子名

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

謂義從公與季無怨

謂與季為寇仇

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

隱言已與季為寇仇

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

子家亦反

出奔

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

夫 羣公皆在

公區自

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鬪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

乾不臣

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

也加焉音加不從馬

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

實不臣

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

自昭公墓外為

先君

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

氏家也故謂公墓為公

家言是公死之家宅也

溝掘溝于墓側限昭

公于外不使與先君同

伯禽子其虐毀昭公死自謂獲福復
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哀十年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

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

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綽放經而拜見二十三日

年春宋景曹季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

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與人曰

以肥之得備彌錫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

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異乎亡國之君不可與圖存也子家羈於公之伐季氏

也日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於公徒之敗也日諸

稱讀去声副也旌旌繁與
纓馬飾皆國君之服言
所進之馬謙言可稱夫
人之旌繁否

昭公不聽子家忠臣之

言

季氏無君已久一旦逐之原非公心

臣僞劫君者而公止於公之孫也。曰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而公皆不聽。居鄆五年莫之能返及其在乾侯也。荀躒以意如來羈曰君與之歸。又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公欲從之而脅於從者。遂至客死。臨事無謀畏難無斷。其真天下之庸主哉。季氏無道僭于公室自成襄之君側日重足咸莫敢問。至昭公一旦而謀去之再雩聚衆長府授甲其謀出于倉卒非有遠慮。卽公亦原無去之心皆左右讒人從而啟之一敗出孫寄迹于鄆。雖曰公室失民驟難反正。借令善撫鄆衆安知非少康一旅。

公在鄆失鄆民心

公在魯失魯民心

魯人無公

借天烹公煽惑人心

哉。處彈丸之邑。役民無度。鄆則何堪。乃無何而鄆潰矣。春秋之書法。民逃其上曰潰。左氏曰。非公且徵過也。穀梁曰。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然則民之所棄。用一邑而猶不足。矧以魯國之衆。而當權臣之得政耶。在外八年。內外棄之。春秋惡欲存公。故每於歲首。公在必書。而魯人則無公久矣。宋元納公。率于曲棘。叔媾叔倪。無病而死。季氏卽詭于衆曰。天將棄公。非我罪也。齊晉受賄。借口緩師。而孟叔之徒。藉季白庇。莫敢發難。況以陰陽休咎之說。煽惑震動。外結鞅據之權。嬖內離成鄆之民心。

季氏素日無君羣
臣莫敢斥公出誰敢
討季

公既孤立。反集衆。尤而歸國。又復奚望哉。且公自卽位以來。季氏驕恣于斯爲甚。是以取郟。取鄭。公弗能知。牟夷來奔。公弗能卻。子愨奔齊。公弗能。舍中軍以弱公室。大蒐以彊私黨。凡其所爲。皆肆志無忌。而羣臣莫敢斥也。一旦圖之。其孰從焉。公在外野。噉然而哭。誰則非君。宜皆攘臂以行。誅討而乃緩賊。以長權惡。彼季氏者。又何憚而不逐其君耶。且意如於公之伐也。則登臺而請察罪。於叔孫之歸也。則稽顙而求改事。於乾侯則賈馬歸衣。於適歷則跣行伏對。哀色異辭。謬爲恭順。卽大

平子柔姦昭公愈愚

未可專責公非

國亦將信之。公復奮怒誓河。罔知悔禍。是臣愈姦而君愈庸。臣愈黠而君愈疎。其始猶惴焉而懷可去之罪。終則決然而成不可去之形矣。外交日固。誰聽公而除之哉。夫公以齊歸之子。在感而有嘉容。嗣位之初。穆叔已知為患。而季孫卒立之。終不免乾侯之敗。然則昭公不立。魯可無亂乎。吾謂三世之專。四公之弱。又未可專責之一人也。

○ ○ 晉祁氏羊舌氏之亡

浙

昭二十八年 晉祁勝與驪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

字皆折盈家臣

易嘉

叔游曰鄭書有之惡名加直醜名加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世乱說勝

免詩曰民之多辟邪無自立辟法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家有討

國何有焉与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

執祁盈祁盈之臣曰欒盈由餘我同罪將皆死發語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

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

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

申公巫臣氏夏姬女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庶鮮吾懲言其母性不曠

舅氏矣家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

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

孔寧儀行父

家

巫臣

夏姬

陳叔御妻也巫臣陳靈公徵舒

陳

母家

庶

言其母性不曠

子

戒

法

小人亦諷人

未忍

世乱說勝

之女子鄭靈公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人，是將必以

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鬻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

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饜，忿類無

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

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

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

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

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

氏矣。遂弗視。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

右諸侯

鬻黑髮

同夔

夏妹喜殷妲己周褒姒申生

娶

同娶

叔向嫂

見

兄弟妻相謂姒

名舒

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鄆大夫。賈

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

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

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蔭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

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

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

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鱗。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

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

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

即司馬督

十二年辛烏納救馬

為餘子

晉大夫音專

言非素識

御摩子

雜疏

君

位

不偪得

窮

無滯定之

過

商力光有天下其親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同姬姓之國者四十
 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德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
 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
 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
 子心能制義裁曰度德正應和則民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
 私心無失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能為能為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
 善而從之曰比才善經緯天地曰文相錯九德不愆之間織成作事無悔故襲
 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王之賈辛將
 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醜蔑惡欲觀

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

即竟

酒聞之曰必讓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

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舉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

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貌頤

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母

舉成

以賢舉

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

前

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

可又

命天

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

8

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魏子訟者之大宗賂以女樂

皆魏子屬大夫

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

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

召之元食及安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

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不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

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

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既飽之腹為

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祁氏晉獻侯之後羊舌氏晉武公之後皆公族也叔向祁

只自說自話絕不提破本意而自着、打動本人諷諫之極則

惜賢臣滅後

公族亡晉亦將亡

左傳事緯

卷九

五十七

奚皆賢大夫。惜哉。流澤不永。旋就夷滅。傳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國之將亡。枝葉先落。吾於祁羊吾氏而識。晉祚之長也。有以夫。

浙江圖書館

左傳事緯卷九終

左傳事緯目錄

卷十

吳闔廬入郢

鄭獻滅許

陪臣之叛

甯勳

陽虎

侯犯

公孫宿

浙江圖書館

諸侯叛晉

晉范氏中行氏之亡

齊悼之立

宋景滅曹



浙江圖書館

左傳事緯卷十

○○○吳闔廬入郢

昭十三年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

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

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十

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

龜我請改卜今日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

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

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

傳言平王所以有國
吳王僚

吳子夷
未
楚平王

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

楚。諸樊子闔廬

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

罪。眾勿餘皇

長鬣也

詐為楚人

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

吳

三人

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一十九年春楚

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

邑城

志

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鄭陽

遷陰城郟此自欲以自完守

守

保

為大夫姓聘

音劫從晉

不從自

鄭於葉切

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

當疆

伍舉子伍員父

說人

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

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楚子為舟師

八

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適於諸夏而楚僻

南夷也在楚西南

今李表城

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

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

瑕聘于秦拜夫人也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

吳天縣州來

沈尹

取之其公諸梁父

音恤

音表撫

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

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

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

修治不已

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

食非撫之也

年

二十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

時太子在城父

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

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

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

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

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

日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取奉，初以還，不恐後命。故

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向政來何也？對曰：使而失

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

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

自成國

納建妻

奮揚知太子寃

城父

太子去

且心

命周

春也

犯

汝

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尙謂其

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

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

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

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尙歸奢聞

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時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

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

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鱗

設諸焉而耕於鄙

二十三年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

八

奢長子

仇命

貝

報仇去

較

俱死

晚言不得早食

閻廬

吳王僚

欲弑僚不利員用事故阻其謀

退燒

令季瑕以疾從我同馬

音委

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率楚師燬吳公

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

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

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燬

帥賤多龍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

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

國敗諸侯之師乃播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

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

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

氣勢

王急

令尹

子瑕音吳炎滅之言軍無

武勝

國有

年

越非正帥師

通言也

齊軍

武師存

國

齊

新

七月二十九戰忌晦出楚不意

不習戰之

示不整

先德

從

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

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

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

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

楚未陳也楚太子建之母在郢即郢陽召吳人而啟之冬十月甲

申吳太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遠

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遠越曰再敗君

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遠溼楚

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戍日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

△

左傳卷之...

卷十

四

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

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

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

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

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

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

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

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冑至于武文土不過同

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十二

僭音纂聚也

僭音尖去声假也差也又七林切音侵亂也

懦音訥音輒俱弱也

孔疏不僭貪者謂不往侵鄰國也不懦謂不使人侵已也

農

春夏秋

安

野

治

職

接

亂

十

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

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

亡乎？越大夫胥犛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

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

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

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

今為梗其王之謂乎。二十五年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蒞人

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祿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

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

三傳至章

久矣。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

聖名

壬弱。其母秦女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

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

倒句

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

秦之

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

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

二人皆吳王僚母弟

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

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

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

楚昭王

夕

小事不出役之

養

官

秦

慢

秦并夷

秦

之名

平王庶長子

吳王闔

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工尹壽帥

師至于潛楚師強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微師徒在外弑王此時也弗可失也告

縛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求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

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縛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

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身即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

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邊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

羞者進解衣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

及體以相授也執者所食王光偽足疾入于堀室縛設諸寘劍於魚中

以進抽劔刺王鉞交於胷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

至日。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

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

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

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

鄆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

無極讒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

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

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

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

夕

言不論倫次

自諸樊

光命

本

事君

郤宛

親睦

貪

即郤宛

請子飲酒倒句

家也

本

發

取

無極

苦閔平聲凶服者
以為寢席

從以酬之。及饗日。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

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

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

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

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焚之子惡聞

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葬。令曰。不葬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

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收之。遂弗葬也。令尹炮之。盡

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

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

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

為殺張本

令尹病之。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

命究

陽谷終

尹戍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廢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

以興謗讒。至于今不已。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

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

十五年

二十二年

保二十年

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

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

徐陽晉陳

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

無極

大謗。幾及于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

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

連下句讀 在位無過德

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

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死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

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三十年。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

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

二子土田 所之居

即所封之邑

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

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

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

民

交

之

以德

吾

疆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

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矣將自同於先

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

亦將幸以辭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

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

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滅徐徐子章

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

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

之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

大公子

大王子季亦自西戎比于諸華

二句連貫言自王薨後

備是

暴

自

添

言使吳強且天滅楚

福留

善也

死可知

安

善也

猶勞動

水灌

吊

歸

近

即城父

汝

伐

言贏 音裸義同
 言贏 音盈輸之對也又
 言贏 音雷瘦也又困
 也

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

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

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

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

楚於是乎始病。四。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

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

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

謀也。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

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

牽扯可笑

言贏 音雷瘦也又困也

辰尾居東吳在楚東故知入郢必吳也

後對日食之云不封

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

月在辰尾合朔星食日庚午之日日始有譴火勝金故弗克定二桐

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日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

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

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

公子繁守巢大夫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

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

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漣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

三年止之唐人在國之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唐侯許之飲先從者酒後來者

湖

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

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

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

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

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

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

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

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

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

竊馬者

養馬者

所獻馬

蔡侯

甚言詞

備遺物

遺物

完

之謂

晉假王命伐楚

夏正月

疾瘧方起即解虞現在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

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自勞

侯借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以羽旄假下執之示卑鄭或旆以會晉於是乎

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無禮遂弱衛大夫

莫之治也責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即子魚

四體以率舊職楯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獲罪于職求

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賤臣官之制也君

以軍行被社出焉鬯鼓祝奉社事以從於是乎出竟朝會若嘉好之事君

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於音右蔡先軟血

旄旌之旒也四羽為之

王者遊車所建鄭

私有之晉借觀鄭

与之

旂身為旒旂下垂燕尾

旂人旂為旂

晉以鄭羽毛移作旌之下旆示卑鄭也

衛。衛侯使祝佗私於閱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

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

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安餘亂選

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

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

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

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

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

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

常用之

國名其民散在魯魯因全屬魯

伯禽之國

由單在魯城內

加厚

卜史

四官名

書言籍

衆

使族就

受周法

共

集

伯禽

車

美玉古諸侯

子名

親厚

典重於
貴古與

洽博支
之極奇

者左氏
文字或

簡而備
或詳而

核故寥
寥寥語

而不覺
其少長

篇累紙
而不見

其煩此
所以為

今古絕
響也

大路少帛雜色旗赤旗通帛精析羽為鐘名蒺旃旗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

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衛北界

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衛朝宿邑近王畿取於相土之東衛先君都以會王之東衛湯沐邑王東

蒐于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朝歌

政疆以周索理土也分唐叔以大路國名密須之鼓闕鞏甲名洺洗懷鐘名姓九

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因俗而治啓以夏政疆以戎索用戒法太原近我

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時

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尙年也開導紂子穰子音管蔡啓商音甚閒王室

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而殺之

五叔

管叔鮮

蔡叔度

成叔武

霍叔處

毛叔聃

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

蔡仲名

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

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

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

尚居服言

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

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

文。信。

叔武。

注。

文。昭。

成。

益。本。分。

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

折道。

論。

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

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

鄭君。

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

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

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沈人不會于召陵。晉

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為沈故圍蔡。伍員為吳行人

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

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

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

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公

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

漢東洋北地名

而陳

三處皆漢東隘道

吳

分使渡

人

吳所舍

昭二十五年

阍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

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

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

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

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

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

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死不

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幸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

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

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幸子常之幸

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

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

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關心

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

食而從之敗諸雍澁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

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

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

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澁

芊音千

季芊之芊音米直
畫通上

水名

吳王

吳楚食

士戰連前三戰

死

燒火燧繫象尾

使驚却之

芊之字

楚可入也

班處宮

吳王

聞楚敗

傷初司馬在曰天臣闔廬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

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

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劉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

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

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蘓而從。

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

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

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

達疆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

辭 子胥何

無令名善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闕辛與其弟巢以王奔

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

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

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

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乃已。為王曰。以

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

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

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

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

善

逃也

音異移也

順

隨

昭王元年子結

謂隨

子期

有

楚王

吳

楚王

吳

勿與楚王併子期

喜其意

王臣

不敢以約時言以為利。王割子期之心前血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

包胥友。其亡也出。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

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

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

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

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

靈撫之。世世以事君。秦伯使人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

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

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

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取與子同仇五夏歸粟于蔡以

周亟矜無資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

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穆用兵猶法術

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楚地吳人獲遠射於柏舉楚地其子帥奔徒

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麇九月夫

槩王歸自立也為夫槩王以與王戰而敗楚定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

師於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

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

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

前年敗之于此也

戰于公壻之谿。楚地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與罷闔與罷。請

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

公終不正視。楚子入于郢。初闔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

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

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白藍尹。疊。涉

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

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闔辛。王

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

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

沈尹成子皆宋公子高也

吳獲其母

音因

獲一丈夫又失之

不義

姜子

寧

位

欲殺疊之過

水名

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

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

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

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復命。

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大小。

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

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

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六年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

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

昭王復國有賢臣也

六年四月

闔廬子夫差兄

水軍

責莫成然

吳王恐國人潰散也

傳言楚賴子西安

傳言心不事大以

築壘圍之欲置兵于
內使外人不得救也
壘未成故令人在壘
內屯守蔡

陸軍

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知恨治於是乎

去郭遠都

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十四年頓子牂欲事晉

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十五年吳之入楚也胡子盡

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

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哀元年春楚子圍蔡

報柏舉也里而裁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

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

吳二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

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四年

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

昭侯昭侯九人之之入於家人而率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日

如墻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

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肝夏楚人既克夷虎乃

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

城之外於繪關曰吳將沂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

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

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維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

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

肝肝俱音幹

肝音虛 肝亦音虛 張目望也

自州來而也

音懸也蔡大夫

昭侯石

蔡未音櫛

越

不過兩矢

自守具

石

錯

皆錯也

蠻夷叛楚者

楚

蠻夷

音反

三十六年楚未

會聚之故地名

以爲邑

之民

以爲邑 楚又徭隸當備未

夜也約

明晉蠻子邑 楚大夫

即販

發也

晉

晉

音徒

楚

蠻子奔陰地所患也

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子孟。

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

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

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

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吳楚之爭久矣。壽夢之世，吳能自彊。既而巢隕，諸樊闔

戕戴吳。楚康之際，吳其衰乎？夷昧立而楚靈方驕，入我

朱方，執齊慶封。三年之內，三尋師焉。楚暴吳弱，宜若不

敵。乃平王初立，吳即乘隙而滅州來。吳固非甘心下楚。

吳強

平王弱

平王娶子媳信諫
誅忠

者也。王僚之立，長岸一戰，而師壓楚境，雞父再役，而七國喪敗。楚常詘而吳常伸，豈王僚之能度越前人哉？史記稱平王初立，施惠百姓，存恤國中，傳亦稱簡兵息民。五年後戰平，懦王也，志存靖國，然而疆場屢警，烽燧時聞，卽欲息民，何自而息耶？城郟、城父、城州、來城、郢城、州、屈城、丘皇，凡以保茲疆域者，綢繆恐後，雖然，亂生于外者，可禦，亂生于內者，難圖。平王密邇讒閒，喪厥大子，竝誅伍奢，而考厥所由，則無異衛風之刺，新臺賦，乘舟也，敗性滅倫，視靈王而加穢焉，幸而令終，保無患乎？昭

闔廬入郢

伍胥報仇

吳入郢功大

王初立。吳僚被弑。楚人欲因吳亂而取之。不知闔廬之發憤爲雄。遠逾前代。而楚昭信讒。寵佞。猶然平王子也。吳人一舉而滅徐。再舉而伐越。旣而楚瓦貪賄。晉不能伐。闔廬內因胥語之怨。外因唐蔡之讐。用孫武白喜之師。長驅入郢。君舍君寢。臣居臣室。壞宗廟。徙陳器。伍員掘平王之墓。鞭屍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目。而誚之。猶日報其子。不及其身。莫釋予怨也。此一役也。因蔡之請。託義興師。五戰皆勝。昭王出走。較之召陵之盟。城濮之戰。功尤加烈。卽未常獻捷成周。而攘夷之效。高於桓。

書法褒貶

昭王不敢報楚

吳強賴有季子

文○矣○柏○舉○書○子○嘉○其○救○患○入○郢○書○吳○貶○其○從○狄○然○而○分○
災○恤○難○中○國○事○也○晉○定○公○不○能○救○蔡○而○授○權○于○吳○聖○人○
惜○焉○故○郢○不○書○滅○所○以○存○楚○闔○廬○削○子○所○以○抑○吳○春○秋○
之○法○似○不○止○於○狄○吳○也○昭○王○藉○秦○反○國○休○養○數○年○滅○頓○
滅○胡○非○不○耀○武○而○終○不○敢○以○一○矢○加○吳○慰○先○君○于○地○下○
吳○之○疆○從○可○知○矣○且○晉○自○會○向○以○來○不○復○通○吳○而○季○札○
之○聘○反○日○接○於○上○國○國○有○賢○者○禮○治○無○闕○是○以○篡○弑○雖○
作○勾○吳○季○彊○端○有○以○哉○

○ ○ 鄭獻滅許

許近鄭亦近楚

成三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四年冬十一月鄭公

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鈿任冷敦

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

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成攝鄭伯之辭

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

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五年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

皇成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

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

八

鄭伯行疾故東邁

晉大夫

忘已也

不端請

王子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

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六月，鄭悼公卒。

伯將會晉師于許，東門大獲焉。

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

封。十五年，許靈公畏偃于鄭，請遷於楚。辛丑，楚公子申遷

許于葉。六年，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

晉人歸諸侯，鄭子蟠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

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夾，故也。夏

六月，次于榭。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樂懸帥師伐

許。

經：叔老會鄭伯、晉荀偃。

衛甯殖、宋人伐許。

春秋書法，俱以會為首。

故首叔老，荀偃亦大夫。

故雖主兵，書曰在鄭

伯下。

伯下。

伯下。

伯下。

伯下。

伯下。

伯下。

伯下。

襄十二年

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既楚

白宋許未遠晉故

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二十六年許靈公

怒鄭極

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

得

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

貪

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

心動

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變於勇，奮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

貪

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

鄭邑

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

卒靈志楚

焉。涉於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昭九年二月庚申，楚公子

昭九

二月庚申，楚公子

鄭城門

又出楚

楚地詳反

傳言靈王使民不安

既自巢遷夷矣

下文巢在楚國

向不曰夷仍曰巢

想是巢搃名也夷

乃巢之屬邑也

左傳等類

卷十

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

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

人於許一十八年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

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陸鄭若伐許而晉助之

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

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

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讐不可啟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

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新十九年夏許悼公薨五月戊

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

又自巢此時改城父名夷

也又

西處

許田

濮夷地水也

地水以之

城父

舊民

即巢許居之故曰許

年

十八

年

楚左尹

王子勝

言於

楚子曰

許於

鄭仇敵

也

而居

楚地

以不

禮於

鄭晉

鄭方

陸鄭

若伐

許而

晉助

之

世宗因以事

自舊圖心事

又善

恨之不雅矣許先鄭許

隱士李鄭滅許復存之

障

葉輕

鄭輕

葉

隱士李鄭滅許復存之

障

葉輕

鄭輕

鄭輕

鄭輕

鄭輕

鄭輕

鄭輕

鄭輕

鄭

鄭輕

鄭

鄭輕

又自巢

獨進藥不由醫

8

經鄭游速帥

師以許男

斯歸

鄭四公十伐

許靈公

衰元年

經書許

男圖蔡

十三年

善許男

戰卒葬

許元公

許滅而

又書者

再與也

許靈公死忿

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定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許靈公在位十受鄭兵成之三年鄭襄公一歲而兩伐之四年鄭悼公使疆其田既又親伐之八年鄭成公門于其門九年復圍之十四年又兩伐之入其郛襄之十六年鄭簡公從諸侯兩伐之許靈往愬遂卒于楚夫訟不獲勝遷不獲避積奮請師身死不恤何其讐鄭之決也昔也穆公從齊卒于陘師令也靈公赴楚卒于鄰國同一客死而昔為死義今為死忿謀之不臧遠愧乃祖矣且許自齊桓既沒反覆無信往往恃楚至靈公而當

楚未真為許

鄭滅許實楚也

鄭獻公乘晉弱滅許

楚共康之世。楚亦未嘗專庇許也。是以疆場之上。無歲不有鄭師。楚皆不問。靈公之卒。僅一出師。姑以慰死者而已。既而許悼即位。凡楚盟會。無役不從。許雖親楚。楚何嘗為許報哉。靈公遷於葉。悼公遷於夷。又遷於白羽。許男斯遷於容城。國凡四遷。皆出楚命。翦荆策室。歲無寧居。蕩析播越。國本銷亡。游速乘之。而虜其主。滅許者。鄭亡許者。又焉知非楚也。且鄭固諸夏之罪人也。居晉楚之交。介在疆敵。苟安已幸。而迫虐許國。務求逞志。召陵之會。許斯幸能進而與晉同好。鄭獻公乃因晉弱而

有經無傳

賢太子死

許托楚之愚

名

俘囚之誠何心乎許既將亡又遭家難太子止痛已之不嘗藥以位與虺哭泣歎飭粥嗌不容粒未逾年而卒賢太子死而國奚望哉春秋惡鄭人滅許之暴益傷許之託楚之愚地歸於楚而俘歸於鄭嗚呼大獄之胤絕矣。

陪臣之叛

南蒯

昭十名意如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中財物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

南蒯子

公子慙

叔仲穆子名小叔仲帶子且告之武子之孫平子父在武子前故季悼子之率也名媯在平子為卿前叔孫昭子以再命為

卿及平子伐莒克之受三命媯亦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

昭子昭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

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媯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昭四年牛亂孟丙仲士媯駒燕子音緝為卿家討已不敢辭

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媯將與季

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即叔仲穆子

公子愁謀季氏出謀愁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朝嗣君公及河反愁獨往勝以費

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歸欲助蒯屬齊亦

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蒯門憂患三向言蒯之心若此

秋音啾即由切又子了切音
劉

秋筮也。不舉明其事。空下一筮。使之筮也。

秋音啾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

哉。南蒯枚筮之。遇坤坤上坤下之比。坎上坤下。曰黃裳元吉。以為大

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

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疆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

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

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

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

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

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

秋音啾。即由切。又子了切。音劉。

秋筮也。不舉明其事。空下一筮。使之筮也。

秋音啾。即由切。又子了切。音劉。

祀生子園不宜也此謝不宜及亂

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

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

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

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

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

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

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

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

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十四年南蒯之將叛也，盟費

十四年

南蒯之將叛也

盟費

人姓司徒老祁字慮癸二人是祁家臣偽癡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

與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

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

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

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

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

莫大焉司馬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陽虎

定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季于房陽虎將以

姓

字

人

蒯

差

費欲因合衆作亂

平子

叛

子

平子

憂

快

魯齊蒯

魯有變

戲之

強

齊大夫

蒯雖叛費人不從未專屬齊

之未屬于齊者

送費之所屬于

假好

季氏邑

亦近費邑

音餘煩君佩也。張出平子拜君曾佩以祭。今定公去故君步則宜改佩玉。

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

亦季氏臣

不使僭

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

平子子名斯

時懷從桓子

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

欲為亂恐子不從故

桓子從父昆弟

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

逐懷

季氏族

魯國城門

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

即文伯

桓子姑塔

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歆。及秦遄皆奔齊。一。二。月。公侵

鄭邑。音晉

周地

虎將逐三桓欲復得罪于鄰國

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

鄭地

衛廢大夫

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

九十餘

非

魯

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

歆
人名音言而類之
昌歆音楚上声

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寶龜擊鑑苟可以納

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

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文志

嬖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尔忿

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不伐魯師夏季桓

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取臣之

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欲困辱三桓求如故

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新誓辭也

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擇得

凡哲言辭有如日有如
河有如先君者謂言
不知此將日河先君
何言其神臨之必
降之禍也

孟孫知其覺有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此言先晉合素知之入焉陽虎又

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于五父之衢七年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皆魯邑中貳于齊今歸之八年季寤公鉏桓公山

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氏庶子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

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

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福庇

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邑兵

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

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以兵救孟孫

不于大廟者順祀之
義當退僖公慎于
僖神故併取先公之
主書入僖廟而以昭
穆祭之也

夕

壬辰先一日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

殿將如蒲圃。桓子音詐倉猝也昨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

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

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

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

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

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閒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

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

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

兩旁

虎弟

召也猶取也

養馬

不敢于州仇也

東城北門

城內地名

小控

成宰

孟氏支子

王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

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微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

即慶父

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

即季寤

通

遍告廟飲酒示無恨

歸之子言辨。魯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謹。陽關以

叛。九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

得

有心

器

陽虎

陽關門

會

虎

大

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

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

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眾庶猶

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

晉

賊

魯大夫

兵

陽關門

會

虎

大

刻軸將斷以麻約之
載輕則可載重則
折

葱靈衣前車也前後
有蔽而旁有葱可
以望遠葱中堅木謂
之靈

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

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于齊親富不親仁。君

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

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

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鏃其軸。麻約而歸之。載

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

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侯犯

定十
年。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

即州仇

之而季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

叔孫家臣武叔党

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曰吾以

叔孫私朝

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圍

武叔

不知禮

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知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

鋒

武叔

專諸滅僚

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

公

以不能副武叔命故

懿名何尼

武懿

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

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率章之四言矣

我聞有命

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

非

所服

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

郈民

與邠人為之宣言於邠中曰侯犯將以邠易于齊齊人將

不欲遷

遷邠民眾兇懼駟赤謂侯犯曰眾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

又詐

與

與始

民

為邠人所殺

緩難

邠民

與其死也猶是邠也而得紆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

非徒得民

必倍與子地且蓋多舍甲于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

又得齊地

民

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邠將至駟赤使周

走呼曰齊師至矣邠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

偽

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

赤

難

邠人

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邠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日子以叔孫

後

犯

赤

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

守郭門

主頁

叔孫從赤者

有罪

物吾未敢以出○秦何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甲以相付

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謝致師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日子

叔孫若使○致師小事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

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寡君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

敢以家○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

以為寡君賜○此

公孫宿

定十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三家季氏將

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

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

二人魚曰大夫

音佩敗也

至臺下

狃報

句須樂頌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

音渠

孟氏邑

成魯北邑

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

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

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四年。初孟孺子洩將圍馬于

哀十

懿子子武伯也

養

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馬焉。孺子怒。

民貧

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

還

來怒

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願

後事成人

政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輪。服景伯。

以成

△

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

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

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

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桓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

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

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

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譙與闞。寡

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

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甲兵入于贏。

言齊亦將叛子心

叛

失位去國

叛也

言衛齊同好而魯未肯

定八年

晉邑

敗

音灼

籍

于五家為一社

而殺之

兵

魯

魯二邑

音歡

其言

齊邑

陪臣叛雖云張公
室非義

南蒯挾邑資敵之
罪

經曰公子愁出奔齊。叔弓帥師圍費。記南蒯之叛也。曰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記陽虎之叛也。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記侯犯之叛也。左氏之補經曰。成叛。記公孫宿之叛也。夫蒯虎叛季氏。犯叛叔氏。宿叛孟氏。大夫僭也。而陪臣叛之。宜若爲義。然傳不云乎。家臣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南蒯諸人之名。春秋所由削之也。夫季氏專政。僭竊公家。至于平子。越禮尤甚。子仲謀去之而未克。南氏先叛。無論家臣君圖。湫攸先兆。而謀之不終。據邑資敵。是豈春秋之義乎。南蒯出奔。季氏

蒯去平子逐君之惡

陽虎之惡

孔子會夾谷平齊欲靖內亂也

益用尾大。孟仲從而助之。昭公謀去未成。而越在外野。季氏既逐其君。又廢其後。俾先君不能正終。嗣君弗克正始。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僭度已甚。死而無討。春秋痛之。陽虎執國命。季孫被執。虎又辱之於晉。陷之於齊。且盟且詛。旦暮得而甘心焉。是時齊景叛晉伐我。搆難未平。而虎且專政自恣。嘔從定六年經從祀先公祀先公。作難蒲圃。琴如甲起。說然不懼。叛白之璋。繡質之弓。青純之龜。任其攘竊。而魯之亂極矣。孔子相魯。以為欲靖內亂。必先平齊。夾谷一會。而鄙謹龜陰之田來歸。聖人之所以折衝於樽俎也。

侯犯叛郈而墮三都
為三家亦為魯也

季孫用孔子以救亂
也迫亂靖又不欲用
孔子矣

侯犯宰嚭公山不狃宰費皆倚城自固不可不討無何
而侯犯先叛師兩圍之犯雖平而不狃在憂未歇也仲
尼曰三家之抗魯也以三都之故陪臣之抗三家也亦
以三都之故大都耦國不如墮之墮郈克費周公可復
奈何女樂入孔子行而成不果墮矣夫孔子生魯五十
餘年魯之君臣咸知其聖然前此不用而必待定之十
年始用之者非季孫之真能用孔子也始迫于陽虎之
徒故惡召以救亂亂已靖矣冀或附已而孔子乃使之
墮私邑出藏甲三家能不畏乎公斂陽曰成孟氏之保

孔子去三桓益侈

孔子去三桓益侈

陪臣欲病三家而反以病魯陪臣去三桓益強也設定公終用孔子三桓必不至益強公室必不至益弱

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季氏必曰無費是無季氏也叔孫氏必曰無郈是無叔孫氏也魯既不能一日用孔子孔子豈能一日留哉孔子去矣公誰與謀自是公室益卑三桓益侈公孫宿據成以叛亦莫能病孟氏也況叔季之專又甚於孟氏者乎昭公有孔子而不能用定公用孔子而不能終陪臣交叛不能病三家而反以病魯削弱之患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

諸侯叛晉

浙

定六年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

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

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

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

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

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買禍。弗可為也已。

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

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

執樂祁。年七。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

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

諸侯無主盟自齊桓以來未有也。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于鹹志諸侯之散春秋之終始也。

左傳卷之... 三十三

齊侯從之。乃盟于瑣。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

父御孟懿子。將齊軍。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

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

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制。季孟不敢有違。

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

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

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于鉏中。

顏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

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趙鞅言於晉侯曰。諸

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

傳言魯自無軍政

成宰公斂陽

齊龍

季氏家臣

季孟

其軍設

言無聞志

成行

魯人

子斤為一鈞

伏也

死

魯人

高

自矜

齊

魯人

歸

不見息在列

齊

在後

簡子

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

即樂祁

恐宋叛

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

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

樂祁歸率于太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

乃止諸州公侵齊攻廩丘之郭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

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

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苦越生子將待

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夏齊國夏高張伐

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

地名于城

晉邑

齊邑

郭

每長

戰車

馬衣

攻郭以復以助之

若

陽州先歸

唐邱人回

非勇

苦夷

飲此僑如

將來救魯

衛地士鞅禮所執謀

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於是始知尚羔晉師將盟衛

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

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禮

將歌涉佗擠也援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

信禮也仲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有者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欲受盟衛侯欲

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外大夫問故公以晉語不谷

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也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

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汝與大

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

投音尊去声

衛叛

如是不如敢是不敢古
人語如是

右師往到子明舍子明逐
出門外

負羈縶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

患。使工商子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

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

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不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

有。乃叛。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

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九月。師侵衛。晉故也。九年春。宋。

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

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

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在晉地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

鄭地

六年鄭伐周闕外晉報之

討叛

魚

師

為

周

向巢曾孫

即瀾

右

樂大心瀾族父

怒其不逆父喪因責無

同族之息

在晉地

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

樂氏戴公孫

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秋

為衛

齊人

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

音溜

有功選取晉族女

取婦

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東郭書

衆

後

恐書先下故讀書

已先登

皆登訖

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

從彌言行

又城

戰訖也

戲

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

猛

言齊師和所以克

為

救夷儀

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于乘在中，

齊侯時在五氏將助晉，道遇中卒畏晉，故下

不可

怒晉甚

衛侯將如五氏，十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

一身

兵車名

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卒，中卒人欲伐之，衛褚師圍亡在

雷

音溜，古者室之中

開土以取明謂之中

雷存入屋內，夷

儀人不取，存求自

屋門不得，故鬪死

于屋之雷下

登城，非人所樂，故使

衆後登而已先登

為讓

彼與我如賓主相讓也
彼與我旅進旅退也

君方設位故輓喪者不敢立

魯再侵齊為報
齊侵西鄙也
齊門正
叛晉魯日與齊平
魯亦貳于晉故
叙在此

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

東郭書

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禱媚杏

於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誓憤而衣

皮裘

狸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

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

高也車蓋

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禱之與之犀軒

其喪疏也挽喪

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前年再侵齊之怨

及齊平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

城

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燧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

音失散也

西門城內人出千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

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且門焉。步左右皆至。

而立如植。日中不啟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

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

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均。詩曰：人而無。

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十一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

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

勇。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鄭氏使師伐晉。將。

魯叛

羅言曹小必不敢追，明知不追而在後為殿，是空猛也。与其空何如示弱使曹人不慎以為後圖。

傳言齊侯輕所以不能成功

鄭叛

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濟河在河內傳必數

日而後及絳晉都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

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

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

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亦齊侯使告也或告曰無晉師

乃止十五年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蘧挈

謀救宋也哀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故也晉師侵衛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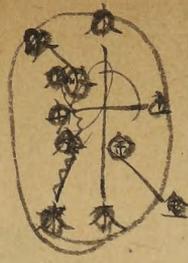
不服也九年鄭武子贖之雙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

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

九年鄭武子贖之雙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作壘鄭成輒徙其舍復合圖使許瑕師難逃也



卜法橫者為土直者為木
 耶向經者為金背經者為火
 因兆而細曲者為水龜卜失傳不知此何據



子姚救之大敗許瑕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惜其能使有能者無

死以邾張與鄭羅歸宋公伐鄭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鄭之有能者

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與兵利以伐晉晉史

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宋姓子水

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犯宋

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不可伐宋

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當伐宋救

三之需三三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以祀无害帝乙紂父乙為天子故稱帝乙

宋鄭甥舅也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世為晉之國

得吉焉乃止。

十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

往歲伐姜吉故令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犁及

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胡康侯傷晉霸之衰也以為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

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泄于鄭

會于夾谷軟于黃而魯叛如是則諸侯皆叛晉勢孤矣

考厥所由豈無故而然哉善乎廬陵李氏之論之也曰

讀隱桓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讀昭定之春秋而知

伯烈之壞也晉伯復盛於悼公浸衰於平昭而遂廢於

晉伯歷九君至頃定

大壞

提下三層

一由吳楚之張

頃定夫晉以奕世九君之業。豈無積累之功。著在中夏。至頃定一壞而不可復收。嗚呼。廢興存亡。未有無故而然者也。嘗原晉事之顛末。而察其所由失矣。或曰。晉之微也。大變在夷狄。有楚弗攘。有吳弗抑。二疆竝立。伯權遂弱。自召陵擁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旅。至于戎蠻之執。晉俛焉北面。而事楚以京師之禮。自吳滅巢。滅徐。伐陳。伐齊。晉不能誰何。迄乎黃池之會。吳哆然操方伯之令。而下以列國命晉。春秋由是絕筆焉。則晉之失伯。實夷狄之張也。曰中國苟合。夷狄豈能閒乎。其端在諸侯之

二由諸侯之貳

先貳。當時以齊景衛靈宋景之君。其國皆彊。戮力周旋。何畏於吳楚。今也齊景公有抑晉代興之志。宋衛魯鄭之君。無非攘臂以從齊者也。蓋晉執行人叔孫婁與邾大夫坐而失魯。執宋仲幾樂祈犁而失宋。涉佗成何詬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毛於鄭而失鄭。是以齊得以盡取諸侯。鄭則與齊盟于鹹。會于安甫矣。衛則與齊盟于沙。次于五氏矣。魯則與齊會于牽。宋則與齊會于洮矣。終則齊侯衛侯且伐晉矣。則晉之失靈。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

先。叛。使。六。卿。諸。臣。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輔。公。何。憂。
乎。齊。衛。今。也。疆。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宗。
國。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勤。晉。揚。之。甲。自。韓。不。信。執。宋。
命。卿。不。顧。踐。土。之。盟。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弗。納。或。求。
蔡。侯。之。貨。而。伐。楚。之。師。徒。出。或。索。十。牢。而。吳。人。籍。為。口。
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之。衰。又。誰。咎。歟。
○○○晉范氏中行氏之亡

昭二十九年武孫中行荀吳子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取

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法度

晉所取陸渾地

四百八十九斤為一鼓

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

位次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

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

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

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

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

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

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

免。

定三年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特其

循法民不預知臨時制宜輕重難測民是以尊守貴畏刑威也民常畏威守貴者是以能保祿位也

國王

者

差

傳十七年文公蒐被廬修唐叔法

意全

不畏刑威

者

祿位

能

上下名

文六年

之法

指三易中軍帥

主

目無上

即趙鞅鑄刑

本非缺意

而從之修

至于

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

免。

定三年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特其

為定十三年荀寅去吉
射入朝歌以叛張本
為五年士鞅圍鮮虞
張本

正傳

卷一

四十一

勇也。五年范獻子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十三年趙鞅晉趙鞅

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齊鞅圍衛衛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從徒晉陽

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與邯鄲親五百家在

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齊來報故因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好不絕

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午道鞅族人別封在邯鄲

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午之族

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鞅子

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子之妻父

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欲攻鞅 鞅臣

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

殺有解。

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

范氏側室子

奔晉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

荀躒

韓簡子與中行文

荀寅

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

魏曼多

士吉射

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

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

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

沈子

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

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

子尾子通晉

見三家分晉之始

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

韓魏魏

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

三家滅言不罪三子

三家

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

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

荀躒

荀躒

于公宮。十四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

執言

勸鞅先備

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于

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

評之

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

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

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

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

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

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

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

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冬。十二月。晉人敗范

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

百泉。哀元年。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齊侯衛侯

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

晚

趙氏

晉大夫范中行之党

子党范氏

鄭助范氏

趙穆以邯鄲救范氏党也

晉邑

魯

晉邑

名

蒲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二年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

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

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

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十戰龜

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

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

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

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入臣隸圉免志

自西來故相對列陳

自後

須再下

晉大夫

先人謀

後下益

前下細衛太子得古兆故曰故兆言及謀念

臣不事君是天明在下

有

從趙鞅之師

不除君惡則德義廢矣

在上之

紀

使不壞

得遂仕進

斬從趙

受縣

受郡

受田

庶人

工商

遂入

臣隸

免志

鞅另一名

父若無罪君實圖之其宜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棺外之屬

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音燭

簡子衛大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即王良

下子良授大子綬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言有命御

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言有命御

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慶之吏詰之御對曰疇作疇疾

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疇疾

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瞶疇疾

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疇疾

繼業守文曰文祖

志公名助臣

定公名

事無作三祖羞已大命不敢請佩玉私用不敢愛祈禱鄭人擊簡子中

肩斃于車中獲其蠡旗大天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

趙羅前怯後勇天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于車趙孟喜曰可矣

傅叟曰雖克鄭猶有知在後有晉陽之患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地公

孫范氏田為范叔田尤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

罪止而與之田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蠡旗

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子姚子般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

射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歿嘔血鼓

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功天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於下車我右

傳言簡子不讓下自伐

腰帶裝身仗殺蓋乃衣也即捶鼓軍

制所以及馬之
文情飛

車軸者引

孔疏
此時劉文公已卒

宏知政遂與范氏
周人殺之以說于晉

之上也。郵良曰：我兩朝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

橫木

乘材，兩朝皆絕。

三

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襄弘事劉文公。

為之屬也

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襄弘。冬十月，

范中行所立

多德

至月周與范氏

北郭圍

外救之

郭

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郭，使其徒自北門入。

內外夾攻

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臯夷，惡范氏

僖子 強多

范族

也。四秋七月，齊陳乞茲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

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穆奔

音灰 國水陰國

臨。十二月，茲施逆之。遂墮躡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鄆逆時。

晉邑

音止

陰人孟壺，日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五年春，晉圍柏人。

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

范吉射

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

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

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

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六年春

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定公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

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詳哉其言之也晉霸

衰凌諸侯離叛嗣是而大夫亦叛要之諸侯之叛鮮不

諸侯叛大夫亦叛

諸侯叛由大夫之貪

諸卿皆為趙家事
相伐

趙鞅之罪重于荀
寅范吉射

自大夫始。憶昔士鞅取貨。納魯弗克。荀寅求賂。侵楚無功。諸卿貪昧。漸已成習。范中行。行之黷貨。固不在趙鞅。求貢之後也。是時中國之大。如魯衛宋鄭。罔不折而入于齊。君孤立于上。而臣交爭于下。分權樹黨。勢不相容。鞅也。而殺邯鄲午。寅也。吉射也。為午而伐鞅。驟也不信也。曼多也。為鞅而伐范中行氏。鞅據晉陽。寅吉射據朝歌。專殺專伐。其罪均也。晉國有令。始禍者死。而鞅則先之。且晉陽保障。夙稱疆偪。朝歌僅足自保。未必深為國患也。乃荀士不反。鞅獨善歸者。趙氏之黨盛矣。三家朋比。

趙鞅反得仗義執言晉主懦故也

趙鞅擅伐皆為私憾

趙鞅罪在苟士而免

為○耦○孤○主○懼○而○弗○敢○問○也○於○是○乎○以○擅○兵○逐○卿○之○罪○舉○而○蔽○之○二○氏○鞅○且○借○甲○晉○陽○反○以○除○惡○君○側○之○義○傲○然○自○命○故○得○叛○而○歸○歸○而○盟○晉○人○曾○無○異○辭○焉○自○是○晉○之○執○政○者○且○寥○寥○矣○平○昭○之○世○慮○晉○卿○之○多○頃○定○之○世○又○慮○晉○卿○之○少○趙○鞅○專○國○搆○怨○罔○休○今○年○伐○朝○歌○明○年○伐○邯○鄲○況○復○戰○于○鐵○以○讐○鄭○討○襄○弘○以○偏○周○討○餘○黨○以○侵○鮮○虞○凡○皆○為○范○中○行○之○故○而○無○關○於○晉○國○之○事○也○愛○憎○自○鞅○出○君○無○與○知○以○視○苟○士○之○亂○政○又○加○變○矣○傳○曰○竊○鈞○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趙○孟○之○免○幸○爾○夫○亦○何○德○之○有○

齊悼之立

哀五景公未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未冠諸子鬻嬖之子庚公子 景公妾茶嬖諸大夫

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

公曰二三子聞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欲立茶未發故以此塞大夫請

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茶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張

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五公子皆景公子在萊者

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魯

乎師乎何黨之乎所也往也六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驟乘

焉每國高向國高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罪過 諸矣 驕傲

得君必偏我盍去諸固將謀子○諸大夫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

之○疑也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

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國高故求就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國高恃得君而

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

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禍已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

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鮑圍孫

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赤軌大道

高張晏圍弦施來奔○魯八月齊漸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

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口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在魯南郭即公子鉏 畏在家人間其言故托言

陽生家臣子我

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

馬
欲保

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王也處戒之遂行逮夜

宋言陳氏得衆

僖子妾

子家

又令陽生隨食之

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

諸大夫牧也

主車官

鮑牧臣

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

且其醉言面也

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詔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

景公銜繩為牛使茶牽之茶頓地故景公折齒

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拆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

必不怨鮑牧

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

鮑不必殺已

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與無以

亦景公妻

茶號

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

蔡母

蔡母

三人皆景公妻臣蔡之党

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賓之丘公使

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

是時陳氏擅政如二君

器一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

則用

則

有

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

飢荒

兵革

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

先言

國政事

殺茶

齊

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

未

駘

恐駘人不從

齊地名

八

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爰冒淳年或譖胡姬於齊侯

傳言悼公無道所以不終

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鮑牧又謂羣公子曰

使為君牧本不欲陽生故諫勸羣公子

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

桓公不立世子其
時亂政諸臣尚
無大權

景公寵孽其時
則有田氏

齊邑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中所宜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位國

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

寵孽之為害也。世子不立。國本動搖矣。昔桓公五子爭

立。四世不康。當時亂政者。雍巫啓方。寺貂也。三人即近

在君側。未必專政。執國得擅生殺之柄。至景公而政由

田氏。公在位日久。田氏得民日深。縱令早建世子。彼且

私行愛憎。閒羣子以作難。況加私昵焉。是速之變也。公

承靈莊之後。戎姬子牙覆輒匪遠。公在位五十八年。弗

克早圖國儲未正。而嬖子是寵。積欲立荼而不能言。諸

國高輔孽不及苟

息

陳乞鮑牧又非里

丕

廢君
陳乞鮑牧未嘗

弑君而春秋以

弑君書之誅亂

賊也

大夫請命。則曰：姑且謀樂。何憂無君？夫陽生長也。荼少而賤社稷之計。戒易樹子。國高受其亂命。滋禍所由長也。子荼之寵。不過奚卓。國高之貞。未逮荀息。而陳乞鮑牧。又非里丕之所可方。則荼也殆矣。先君折齒於孺子。乞也舉囊於中。雷蔑孤無君。豈專為社稷哉？二卿出。孺子廢。避位屏居。可無相尤。乃悼公輒以為言。倍子泣謝。朱毛贊謀。原陳氏之初志。但欲廢君。未必弑君。而聖人必以首惡歸之。杜氏謂楚比初立。鄭家憚老。皆疑於免罪。而禍所由始。遂明書之。以為弑主。春秋之書。防微杜

漸所以深惡亂賊而絕其免罪之端也。今孺子適年爲君矣，而陳乞復外求君，諸大夫遂再拜稽首而君之，義符義隆不能並生，昭業昭文豈容並立，其立則君也，廢則讐也。陳乞讐之，陽生而讐之矣。陳乞啓之，朱毛而弑之矣。經大書曰：齊陳乞弑其君荼。春秋作而亂賊懼，豈其然乎。

○ 宋景滅曹

哀七年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

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

祭社處

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此合且而求之曹無之戒

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

田弋曹音悅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

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

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

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邢八年

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誑之不行師待之公

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曹於春秋最為微弱大都從大國以圖存也自昭共以

音悅

音悅

音悅

音悅

宋木末

屬

殿

殿

宋公

曹小國賴霸王以存

曹伯陽
曹日之亡非盡背晉之過

曹伯陽之亡不修德用小人之道

來十有餘君。凡霸王之征討會盟。無役不往。蕞爾之邦。順天者存。亦可謂善保小國矣。至伯陽即位。納樂大心。起釁於宋。衛靈公好軍旅。開歲伐之。宋乘其敝。而尋兵無已。於是圍而入焉。執伯陽以歸。傳曰。曹人背晉而奸。宋人伐之。晉人不救。以迄于亡。故春秋恥之。然以時考之。晉霸絕矣。自救不暇。又焉庇曹。曹人不修厥政。而辨言是聽。田弋是崇。孫彊一用。宗祀忽諸。彼叔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哉。乃負羈不用。而乘軒三百。欣時功高。而其子奔亡。德之不建。君子知曹祚之不長也。有

自來矣。

卷十終

浙江圖書館

095.11
7175
3

272659
v.5

浙江省立
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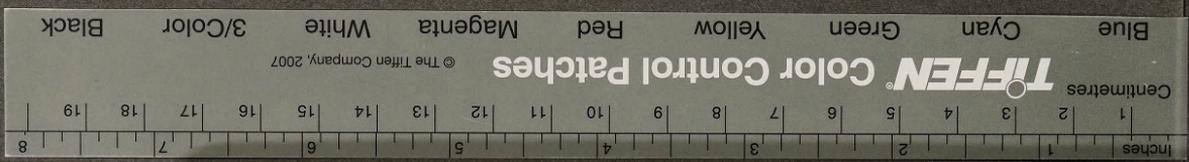
借閱者注意

- (一)借閱此書須加意愛護勿失原有形狀
(二)損壞或遺失應照原價賠償
(三)借閱以二星期為限期滿應即繳還遇必要時得續借一次
(四)逾期不還須照章繳納罰金
(五)此書如值需用時本館得通知借者須即繳還

(目五)



浙江圖書館



左傳事緯

第

浙五江圖書館

本



095.11
7175
3



浙江圖書館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